

有一种春味叫山蕨

吴兆敏

从3亿年前的远古走来的山蕨，不开花不结果，成熟的孢子随风而行，落地生根，在小溪边，丛林里，张开羽状的叶子，翠绿了山野，低调而顽强。

不知是谁最先发现山蕨的嫩芽可以果腹，如同荠菜、马兰头、香椿，成为人们春天最美的野味。“陟彼南山，言采其蕨，未见君子，忧心惓惓。”先秦时期，它走进《诗经》。南山采蕨的女子，一边采蕨一边思念着远行的夫君。嫩芽在手中，老茎在泥里，断舍处，汁如泪。

山蕨以优雅的姿态走进历代文人骚客的诗里，带着春的气息，散发出独特的乡野味道。唐朝李白感叹：“不知旧行径，初拳几枝蕨。”宋代黄庭坚写道：“竹笋初生黄犊角，蕨芽已作小儿拳。试挑野菜炊香饭，便是江南二月天。”状物而言情，在他们眼里，山蕨是春日的美饌，是淡淡的乡愁，是老友相聚时的畅快。可食用的山蕨或紫或绿，而紫色的更加滑嫩，口味更佳。

采蕨辛苦，但快乐。印象中小时候老家的大人们极少有专门上山采蕨的，多是在地里活干好回家时顺手在地头路边采一把炒了当菜吃。现在采蕨的多了起来，常见的不是乡下人而是住在城里的人。周末，邀上三两好友，拎个袋子上春山。在他们看来采蕨是悠闲生活方式的一种。山花烂漫，和煦的春风拂在脸上，低头，弯腰，搜寻，如遇密集的一片，开心得像个孩子。刚出土的山蕨自然更嫩更好吃，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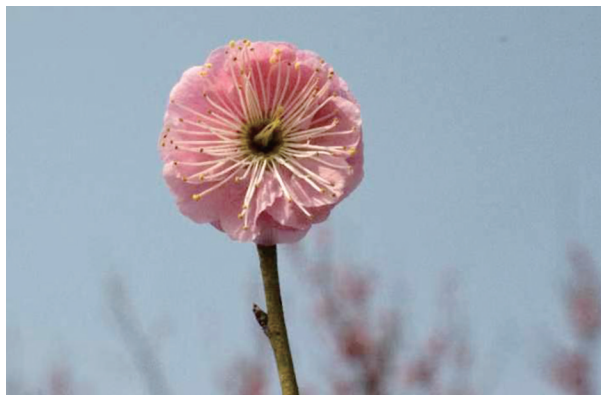
难找，长到尺把高的蕨是最好的，整根都是嫩嫩的，再长高时只能折取上头嫩的部分。浅山，荒坡，地边，针阔叶林交互处是山蕨最爱生长的地方，空地里的山蕨最显眼，若在渐黄的草丛里得睁大了眼睛才能发现。

每天早上，小城的菜市场里会有野生的山蕨卖。几个乡下的老人拎着篮子，篮子里摆着的山蕨，有长有短，但一把把理得整齐，那是他们前一天上山的收获。相比于市场里大棚种植的山蕨，这样的野生山蕨，虽然长短不一，但更受城里人的欢迎。

作为时令野菜，有着“山菜之王”的山蕨，刚采来新鲜炒制的味道是最浓郁的。摘去“拳头”部分，自上而下折成小段，丢掉下面老的部分，洗去蕨身上的细毛。锅里放少许素油，肥瘦相间的腊肉或火腿切丝，爆炒出油，放入蕨段，翻炒几下加入适量清水，盖上锅盖烧至收汁即可装盘。若有野蒜，蕨熟时加入，鲜嫩爽滑，清香扑鼻。

吃是人类的本能，想着法儿吃是一种文化。除了新鲜炒制，山蕨的吃法还有很多。可汆熟与野笋一起凉拌，可裹上面糊油炸，可切丁煎鸡蛋饼，可与黄豆一道炖肉，可烹制汤羹……若采得多了，可洗净煮熟晒干，冬日时节，干蕨锅仔又是一道美味佳肴。

窗外，春雷阵阵。一场春雨，一阵暖阳，山蕨会一个劲地往上长。待到雨歇，走，上春山，采蕨去。



一枝独秀 汪丽娟 摄

犁春地

肖胜林

村后十里外，曾有我家一块地。到了春分，父亲便要去犁地。很多时候，我和父亲一起去。

天色薄明，牛车便出了村子。牛慢悠悠地走，父亲坐在车辕上，默不作声，他从不吆喝牛快些走。我坐在车尾，看路东芦苇露出嫩绿的尖芽，看路西蒲公英开出黄艳的花儿。空气有些清凉，也有些清香，那是泥土的香气，青草野花的香气。

路长，走了好久，依旧看不到那块地。鸟儿在头顶叫得欢起来，太阳也升起来，金黄的阳光笼着四野。坐累了，父亲和我就跟着牛车走。父亲开始给我讲故事，父亲的故事很长，路就变得短了。

地傍水，河沟不宽，春天，水不及膝。父亲把地笼下到水里，地笼是一种捕鱼的工具，可以捕到小鱼小虾。

犁地，我牵着牛，父亲扶着犁。犁地，更多的是铲除地里新生的野草。茅草、狗尾巴草、野蒺藜、小蓟，都探头探脑钻出来，犁趟过去，草嫩白的根儿翻出来，春风一吹，小草便蔫了，便贴地面飞了。

很多时候，我手里攥着缰绳，走在牛后。牛拉着犁，怎么走，牛知道。我的作用就是在犁到地沿的时候，牵着牛回过头来，要不地沿丛生的芦苇芽，诱惑着牛，牛会忘记了犁地，只顾伸出舌头，把芦苇芽扫进嘴里。

忘记了那时牵牛走一上午累不累了，只记得天上有三两簇白云，干净如新棉，我走，云朵就走。犁地久了，牛呼哧呼哧喘，父亲说歇会儿。我站下，牛住下，天上的白云也住下。父亲扶着犁把儿，直起腰。父亲也会一手扶了犁，一手攥拳，自己捶捶腰。

日到中天，父亲卸了犁，牛欢快地摇着尾巴，顺地沿儿吃草。父亲找一处斜坡，背风处，培几锹土，小铁锅架起来。铁锅里加了河沟里的水，放进地笼里的鱼虾，扔进点儿盐，馏上馒头。柴草多着呢，地边有玉米秸大豆秸，不远处河沿上多树，树下也有枯枝。柴点着了，青烟飘荡。几根木柴引燃，父亲便躺在斜坡上，枕着交叠的双手，打一会儿呼噜。我在地沿寻几棵苦菜儿，曲曲菜。河沟里水清清，我蹲河沟边，把苦菜儿曲曲菜洗得干净。

鱼虾鲜美，野菜清香。暖暖的春风里，我和父亲临锅吃饭，我吃得额头有汗，肚儿滚圆。牛肚子也圆起来，趴在地边，不住地咀嚼。三五只燕子在河沟上空盘旋，一群麻雀唰地掠过，三五簇白云舒展开来，舒展成极淡极淡的云彩。

地犁完了，还要耙地。父亲牵着牛，我蹲在耙上，新翻的土壤从我脚下抹过。我要适时扭动腰肢，移动身体的重心，让耙不能跑偏了。耙过的土地，平平整整，单等一场透犁的春雨落下，就可以播种了。

晚霞满天，燕子也向村子的方向飞。牛归家，步子有些急，再急，感觉牛车也是慢悠悠呢。父亲坐在车辕上，我坐在车厢里，都不说话。父亲累了，回家的路上没故事，那路就显得格外漫长，长到走着走着星星出来，走着走着，我进入了梦乡。

小麦开花

高贵华

村外的小麦，一眼望不到边际。立夏时节里，满地的小麦花，同样也一眼看不到尽头。暖风吹过原野，小麦如波浪一般，排山倒海地涌动，像是给太阳挥手示意，更像是给农民鞠躬答谢。广袤的大平原上，小麦无处不在，是绿的海洋，也是花的世界。试问天下游客，谁曾见如此博大宽广的花海。

延绵的小麦花海，孕育着无数个麦粒悄悄灌浆。细碎如颖的麦花，倒挂在颖壳的顶端，粉嫩的花蕊像在舔食阳光的能量。麦花败落之时，小麦粒就吃饱了肚子，流露出诱人的丰腴。

小麦开花细碎细微，不鲜不艳，既没有牡丹的雍容，也没有月季的鲜艳，更没有桃李的妩媚。它静静地吐着一根花蕊，有些微黄，也有些粉白，在不声不响中酝酿大事情。它点燃了农民的激情，也催动了季节的丰硕。可以这么说，小麦开花是时节和农事的动员令，是充盈和饱满的广告词，也是成熟和丰收的宣传片。

能干大事的人总是不声不响，浸滋慢润。小麦就是如此，像极了默默无闻的村民。小麦的欣赏价值，可能比不过花朵夸张的牡丹，更不及漫山遍野的格桑，可小麦花的内涵又岂是牡丹、格桑所能企及。村民作为小麦花的欣赏者，和麦田观花的主角，更有发言权，也最懂麦穗上小花的含义。小麦扬花之际，

我像很多村民一样，拿起一穗小麦，认真地数一下开了多少朵小花。根据往年经验，一穗小麦如果能开五十朵以上的花，就可证明小麦亩产有了保证。

如果花穗稀少，或者是个“半截穗”，则预示着小麦歉收。一个老农从麦地里走出来，默不作声而双拳紧握，则说明产量已手拿把攥，丰收在望。反之，一个老农从自家表地出来，一脸愁云，唉声叹气，恨不得骂爹骂娘，则说明小麦收成不太乐观。老农如此看中小麦花，谁能说，他们不懂欣赏。

欣赏小麦开花，需俯下身子，弯下腰，用手擎住穗头，沿着芒壳预端细心观察。这时候你会看到，麦芒吐蕊，花香清幽，花型精致，蕊芯倒垂，花序规整，井然有序。麦花之美如空谷幽兰，麦花之形如夏夜繁星。你会看着看着，就会心地笑了。你一笑，就变成了另外一朵麦花。

小麦开花之际，正是村民栽棉种瓜之时。村民们在麦垄中穿梭，一不小心就触碰了麦棵，麦穗上的花粉便震落下来，给村民的头上、手上、心上也授了粉。

栽种完毕，村民们在地头休息。他们蹲在麦棵下，抚摸着麦叶，凝视着麦穗，以耳语的方式告诉麦花一个秘密。麦子马上心领神会，在芒种季节悄悄献出一地金黄。

